

书看。但是，我们那里有一些瞎仙会弹唱贤孝，这属于民间艺术的一种。我从小就听贤孝，自己也会演唱贤孝。贤孝的内容很丰富，有历史故事，有传说故事，对我来说，这也是一种教科书。我从小就是在它的熏陶下长大的，慢慢明白了做人的道理。后来，我写了长篇史诗《娑萨朗》，主要基调就是按照凉州贤孝说唱的那种方式写的，非常精彩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1988年，您是怎么会写作处女作中篇小说《长烟落日处》的？

雪漠：1988年的时候，灵感突然找到我，我也很奇怪。现在看来，那个时候写的东西仍然很成熟。其实，那时候我刚刚学会写作，突然有一天就被一种巨大的灵感裹挟了，作品自己就流淌出来了，整整流淌了一个礼拜，最后就流出了处女作《长烟落日处》。

刚开始是灵感找我，后来我就训练着如何控制灵感，就是任何时候都有灵感。但刚开始的时候做不到，忽而有灵感，忽而没有灵感，然后通过一点一点地训练，最后任何时候都有灵感，随时能进入写作状态。其实，它是一种可控的流程。后来，我就用这种方式教人写作，叫“雪漠创意写作”，大家通过短期训练之后都能做到这一点，都能流淌出文章来。

我一般都是早上写作。晚上写作的话，往往写不太好。白天又有各种信息的干扰，所以写作效果也不是很好。而早上起来之后，大脑就好像被格式化了一样，非常清醒，这时候写作是最好的。我认识的很多作家，都是早上起来写作。早上

写作和晚上写作，文字里的那种气场是不一样的，晚上的写作有种疲惫的、芜杂的味道，早上的写作非常干净、纯粹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您写完您的处女作《长烟落日处》之后，投给《飞天》杂志，就很顺利地发表了？

雪漠：是的。写完之后，甘肃的《飞天》杂志很快就发表了，于是甘肃文坛就发现了我。那时候杂志的发行量很大，有几万或几十万册，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一般刊物也就发行几百本或几千本，算很好的了。而且，80年代的文学还处于热潮，人们的关注度很高。但是，发表之后，我觉得要通过修身的形式去训练，因为灵感找你的时候，那是不可控的。可控的时候，你找灵感，然后将灵感变成你的生活方式。当然，现在已经不是我找灵感，或灵感找我，我就是它，它就是我，我和它是一体的，所以写什么都很好，就始终在它里面写，不会跳出来写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1988年，您是怎么开始创作《大漠祭》的？这部小说修改了无数遍，一开始您对自己



左图：雪漠作品《大漠祭》。

己不满意在什么地方？

雪漠：刚开始，因为欲望控制着你，是一种欲望性、情绪性写作。后来，我就进行训练，一边写作一边修身，这个过程整整用了五年。到三十岁的时候，心就能进去了，所以，三十岁的时候，我才开始真正写作。在练笔的那个阶段，写了一遍不满意，然后再写一遍，反复不断地重写，最后达到没有“写作”概念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把写作的架势忘掉，不要那个东西，你才能写出好东西。当我一有那种写作的架势的时候，我是写不出好东西的。在技巧上下功夫的时候，看起来技巧很好，但人一看就知道你想把他抓进去，然后人就不想看了。为什么？没有真心。就好像现在搞营销的人，销售技巧非常成熟，但人一看就知道他在营销，根本就打动不了别人。好的写作，最后没有写作的概念，没有技巧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颗真心在跳动，在喷涌。巴金就很了不起，他的东西看不出什么技巧，只有火热的激情在喷发。我的写作有点像巴金的写作，那种激情的东西自己就流出来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那时候，没有住房，没有写作空间，一家三口，只有10平方米的一间单位宿舍。写作条件很恶劣，怎么克服的？

雪漠：刚开始调入城里工作的时候，我没有自己的房子，一家三口就住在教委的一间宿舍里。上班的时候，我在办公室里写作，但人来人往，声音很嘈杂，我没有办法写作。当我请求给我分一间工作室的时候，办公室主任说，哪里惯的这种毛病？为什么有人就不能写作？他这么一说，一下子点醒了我，